

唐雅婷 (20岁)
安庆师范大学学生

菱从小在外婆家长大，外婆家门口有好几棵枣树，依偎着墙根往院里伸，每逢夏季，蝉鸣声总伴着熟透的枣坠落的声音，树下青红一片。

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爬树。她踩着枣树的枝丫跨坐在树干上，仰着头看天空，两只脚晃悠悠的，像扑腾翅膀的鸟。坠落的枣滋养着树根，年年枝繁叶茂，脆生清甜的枣扯着树枝，青嫩的皮儿在阳光下泛着水光似的滑亮，让菱想起外婆房间叮叮零零的门帘。

繁茂的树叶挡住大部分阳光，偶有几束刺下来，晃得菱眼睛疼。她望着空中不断飘走的云，心想爸妈要是坐着云走，是不是回来得会更快些。外婆总说她要听话，家里没人时不许乱跑出去，更不许偷偷爬树。菱不听，她知道为啥外婆不让她爬树，过去老家的墙上都插着玻璃和大铁钉，用来防贼，外婆怕她从树下滚下来，扎在墙上，可她又不傻。

远处电线杆上有一排麻雀，像菱一样安静地坐着，望着天。菱随手摘下旁边的枣，放在嘴里咔嚓咔嚓地嚼碎了，心想麻雀竟然不怕它。

菱喜欢吃枣，特别是青色的枣，枣一旦红到皮上，就免不了皱巴，甜味也不如青色的清爽。外婆常拿枣哄她：菱别生气了，吃枣，菱是乖孩子，吃枣。枣能堵住菱心里的

枣树(小说)

怨气，她说不上来吃枣是让她开心，还是解气。每吃完一颗枣，菱就“噗”地一声把核吐飞，像游戏里的豌豆射手。

外婆总在忙，忙种地、浇水，外公常年在外出，只有菱和外婆作伴。夏天是菱最爱的季节，因为可以吃枣，但夏天却是外婆最怕的时候，天气热得庄稼要寻死，外婆一个人拉着水管，皮肤晒到黑红。“外婆，你好像枣。”菱手指着熟透的枣，皱巴巴的皮隆起沟壑，藏不住的干涩。外婆笑，她把菱赶出蒸笼般的厨房，在热气撩人的灶前烧火，里面煨着几只橘子，火燎过的烤橘子，有止咳的功效，专门留给菱吃。

一天晚上，菱被外面的声响吵醒，她坐起来，趴在窗户上，借着月光看到院子里有两个人影，隐约看出其中一个外婆。她喊：“外婆！”外婆扭头看她，跟另一个人说了什么，匆匆走进房间，她给菱套上袜子和外套，捉住菱的手，往她兜里塞了一把枣，轻声说：“待会儿少说话，菱乖，多吃枣。”菱点头，任由外婆拉着她的手往外走，那个人还没走，站在院子里，看见菱，问：“怎么把她带上了。”外婆道：“怕明早醒来见不到人，她害怕。”菱不知道要去哪儿，

外婆手握着老式的手电筒，光亮辟出一条路。她们沿着村里的大道，拐进分叉的林间小径，路边树林高大，野草刺人，像在野地里探险。菱生出惴惴不安的担忧，又因未知的好奇而兴奋，她觉得自己是《绿野仙踪》里的桃乐丝，下一秒即将抵达翡翠城。

直到菱有些困倦了，外婆的脚步才停下来。她睁开困得半眯的眼，眼前是披麻戴孝的一群人，低低的哀哭声传入耳朵里，孤僻的房子在黑夜燃起唯一的灯火。菱听着细碎悲伤的哭声，人们的眼睛里仿佛有星星在闪烁，却让菱恐惧，她环顾四周，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——是死亡。如此寻常的夜晚，却因此变得漫长且悲伤。

外婆是来帮忙做饭的，老家里有丧事，大家就互相搭把手帮个忙。菱被安排在厨房一角，安静地听着大人们低声地讨论死者生前如何如何，了无因意。死亡？菱莫名紧张，她从未来思考过这个问题，外婆也会这样吗？厨房烟雾缭绕，让她看不清外婆的脸，菱突然站起身，在一大大人的讶异中抱住外婆的腿，她看清外婆的脸，皱纹像枣皮一样堆出略带责怪和抱歉的面孔。菱大哭起来。不要！菱泪眼朦胧，她拽着外婆的袖子，一手去摩挲外婆的脸，努力去抚平那一条条沟壑。不要！她放声

橘树根脉(散文)

陈雅琪 (20岁)
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

树的繁茂要依靠地底下的根茎，我想人也是这样的。

我对村里的树是有独特情感的。就说门前那棵桃树，直到现在我也常常为它惋惜，它长在小堰塘斜坡边的中段，这样的险势连鸟雀都要斟酌落脚。或许正是这“险要”，让它的根没能稳稳扎进土里，没几年便凋敝了。几个鸡蛋大小的桃咬下一口，不仅没有汁水，反倒要吸尽你的唾液。

还有一棵树也长在斜坡上，却有着不同的命运。它结下一种圆圆红红的小水果，初入人口时酸酸的，嚼两下又从舌尖跳出了甜味——是樱桃！“奶奶，这是从哪里摘来的呀？”奶奶手上舀水的动作没停，笑着回答我：“是之前搬走那家的田垄子旁边的。想吃啊，奶奶还能给你摘。”听完我两眼放光，奶奶却笑我嘴馋，其实我是想去看看为何它不会像门前的桃树那般枯萎。

那家人早就搬去了城里，那树竟然孤零零地生根发芽了。虽然矮矮小小又无人照料，但那奋力斜生出的旁支分明正宣示着不屈的姿态，几颗小果缀在稀疏的叶间，遥挂在风中的细枝上。我惊喜地数着，嘴里还咂摸着小樱桃的味道。

原来，根扎在相同的土地里，也未必有着同样的结局。看着眼前的树，我心里生出一丝落寞，可转念一想，它的根须一定在树下疯狂扩张，一份敬意又涌上心头。后几年，奶奶路过时总不忘看它几眼，偶尔浇瓢水。于是，那倔强的野樱桃，竟也成了我夏天里一份酸酸甜甜的梦想。

家里后院也有3棵橘树，并不粗壮，但却是树里极有个性的。有一棵长成“Y”字形，其他两棵也许是松柏的钦慕者，长得笔直。其中一棵的小枝丫被我爷爷修剪掉了。“修掉了会长得更好，这样看着好看多了。”爷爷细细欣赏着自己亲手雕琢的艺术品，自顾自地说了起来。看着光秃秃的树干，我捧着肚子笑了起来，它看着虽没有松柏的那种正直，却是多了一份老实憨厚，让我格外亲切。

春去秋来，它们就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，当我还在木摇篮里咿咿呀呀时，它们也在大地母亲的摇篮里摩挲着生命的纹路，我们的生命一同萌芽，生长。夏夜里，在院子中央摆上竹床，月光伴着沙沙声流进院子，树影婆娑间是我们一家的美梦。

春天，我看着爷爷修剪枝叶；夏天，我拿着水管为它浇水；冬天，奶奶扫开树根上的积雪；秋天，它慷慨地送来一树黄澄澄的

李艳妮(18岁)

不知别人是怎样，但我第一次会走路、第一次会说话、第一次跌倒……很多个生命中的第一次都是在奶奶的陪伴下经历的女的。

小时候，村里人经常讨论奶奶，有的说她脾气大，有的说她爱骂人，说她年轻时是个“增怙”（方言，厉害）的女人。每逢这时，藏在麦草垛里的我，便时常偷偷探出玩花了的脸，好奇地听她们讨论奶奶，然后疑惑地发现，这好像与我印象中的奶奶完全对不上。

每到夜晚，窗户上便悄悄爬满壁虎，白色的老式墙皮一块一块地脱落，露出一片又一片丑陋的灰色。奶奶摇着那把麦草编的扇子，在土炕上哄着我：“噢噢，睡觉觉。”我多半是不睡的，这时奶奶就轻拍着我的背，不熟练地讲着故事。于是，我的梦里没有童话，而是充斥着在奶奶话语中永远鲜活的山上的虫儿、地里的麦苗、奔跑的野兔。

长大些了，奶奶把我带到县城里，她经常一边紧紧抱着我，一边懊恼地看着我的课本：“唉，奶奶怎么帮不上一点忙呢！”这时我便逗她：“奶奶，奶奶，你能告诉我汉字的四笔怎么写吗？”“奶奶只会写汉字的四到三。”“奶奶，奶奶，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怎么写吗？”“乖乖，奶奶不会。”

是的，我的奶奶是一个不会写汉字的女

礼物。我拿着剪刀，爷爷拉下枝丫，一颗圆鼓鼓、半青半黄的橘子就落到了眼前。捏一捏，已经软软的了，我把剪刀“咔嚓”一声，橘子便稳稳落入手心。

“酸！”我脸上的五官紧紧皱缩在一起，爷爷停下剥橘子的手，和我一起龇牙咧嘴，仿佛他也尝到了一样，随后两人又笑作一团。

在一年年的悉心呵护下，橘子树的长势喜人，枝干也粗壮了起来，叶子已经悄悄长过了房檐，望向了外面的世界，就连我也能轻轻一伸手就能够到橘子了。以前我从未想象过这些神奇的树以外的世界，踏足过最远的地方是我们的县城。小县城里，我第一次看见了路边排列整齐的树木，它们长得同样笔直，连树叶生长的方向都一致，就是少了点个性，少了点生气。回家后，我惊喜地摸了摸我的橘树，明白它的可爱憨厚正是不可多得的宝物，其中藏着我将逝去的童年时代。

别离是一场毫无征兆的雨，爸爸从城里回来，商量着要接我去读初中。一个普通的清晨，奶奶牵着我，车过门前，最后一眼，是那3道熟悉的影子在后院墙头摇晃，像在挥手。四季流转，岁月依旧。城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，也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快乐，唯有爷爷奶奶的爱让我的生活依旧舒朗，像一丝故乡的风。我常常想，地下的树根是否会像暗河的水一样绵延无尽，也许我的生活就是一条潺潺的支流，纵使奔向了远方，源头那份深沉而温暖的牵绊，依旧清晰可见。

偶然走进街角的水果店，半橙半青的橘子摆放整齐，我不自觉地被那阵阵淡香吸引。回到家，剥开橘子外皮，果肉饱满甘甜，就是少了那一份记忆中的酸涩。小时候总嫌不够甜，现在还念起它的酸来了。我把橘子递给奶奶，轻声问：“奶奶……那3棵橘子还活着吗？”奶奶愣神想了想，缓缓说：“上次你爷爷回去的时候就枯了，有虫害，今年没顾上给它打药。唉，没办法……一年也回不去几趟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停下了剥橘子的手，眼前闪过满树的枯叶，一股陈年的酸涩从我心头慢慢渗出。思绪飘到了远方，这酸涩忽然有了形状，蔓延到屋前的斜坡上，眼前的景象逐渐清晰：那早夭的桃树，并非败给险峻，而是死于无人问津的干涸；而那野樱桃迸发出的奇迹，全因奶奶路过时的一瓢浇灌。

原来，树虽断了，根须却被爱紧紧牵住。爷爷的剪刀修剪出橘树的憨厚可爱，也勾勒出我生命的初稿；奶奶的水瓢浇灌树根，也浸润我童年的土壤。那3棵血脉之外的“手足”，纵使源头已逝，但它们在化为我生命的筋骨，成为我站立人间时，最温暖的底气与力量。

一颗星(散文)

人。但是我问她：“奶奶，10减3等于多少？”“是7。”“奶奶，50减3等于多少？”“是47。”“奶奶，奶奶，1000减3是多少？”“是997。”小小的我便会瞪大双眼，随后竖起大拇指：“哇，不愧是卖了好多苹果的奶奶，好厉害！”奶奶这时便笑了，脸上的皱纹像那些她曾经充满期盼的苹果花一样，在春天，终于开满了名为“笑脸”的土地。是的，我的奶奶是一个一生都在田里劳作的女人。

当月光洒满屋顶时，奶奶便开始做针线活。她手指上的顶针和星星一样，都闪着银白色的光，每当这时我就问奶奶：“奶奶，这上面怎么有星星啊？”奶奶笑说：“从天上摘的。”然后，她便戴着星星顶针，用银丝一般的针与线做出一双双鞋垫、布衣、布鞋，还有精美的刺绣。于是，第二天我把顶针藏了起来，哭着不给奶奶，奶奶便说：“你个瓜娃子，你还不上嘴。”但我依旧不肯把这宝贝给她，奶奶只得等睡着后再偷偷拿走它，继续做她的一针一线……

后来，我却不喜欢满屋的月光了，因为在又一个屋顶洒满月光的晚上，奶奶没有做熟悉的针线活，那些那日夜编织的工艺品，此刻也不见了踪影。那晚，奶奶趁着月

如果说人的生命是一棵树，那么童年与少年时期的记忆就是生命的根系。不管未来走得有多远，心的一头也始终会被一片土地、一些人牵住，那份记忆中的守护与牵挂，让我们有了对抗未知与迷茫的底气，永远记得自己的归处所在。

——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编辑部

生命的根系



着急忙慌地给我擦眼泪：“别哭别哭。”我看奶奶急到连帽子都掉地上、手忙脚乱的狼狈模样，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。奶奶一副吓到了的样子说道：“哎哟，吓死奶奶了，可不敢把娃给惹哭了。”晚上时，奶奶又偷偷地把我叫到房间，拿了一块被纸包好的栗子饼，还有一个红包，“给你妈妈，让她给你存起来。”我高兴地拿给妈妈，却没有注意到妈妈身边的爸爸红着眼睛看着那个红包，久久不语……

人们对奶奶总是褒贬不一，有人说奶奶太溺爱我，有人说奶奶在几个子孙中太过偏心，还有人说奶奶在我小时候没有教育好我。种种评价，如尖针一样刺痛我，使我既无力又痛苦。

啊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奶奶。当我望向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时，我想，那是我最后想见的人，那是在我没有爱时，将所有的爱都给予我的人。当我失去她时，我就失去了做小孩的权利，只有在她身边，我才能做那个不被束缚的孩子。我想，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，她那样安静地躺在一个小黑盒里，任凭我内心怎么呼唤都再也回不到我的身边——在记忆中，奶奶的目光移开我，去向更深更远的彼方。但当我忆起她时，会永远像孩童一样，仰着脸寻找她，寻找那个我最想见的人、那颗我最想见的星。

我慢慢开始相信，每个死去的人都会被活着的人标为一颗星，变成我们人生低谷时，在黑夜中指引方向的一颗明星。那名为死亡的镰刀，也阻止不了她变成一盏灯、一束光、一条路……永远地照亮着她依旧牵挂的人。

哭起来，声音甚至掩盖过外面的啼哭。

菱就这样哭啊哭，谁来也无法掰开她的手，也无法止住她的哭声。外婆把她搂在怀里，安抚着：“菱乖，菱乖。”大人们议论纷纷：“指定是受了惊，小孩子是能看到的……”菱一直哭到浑身无力，才合上眼睛，耳边是外婆的低语：睡吧，睡吧。

再次醒来，已经在家了。菱以为做了场噩梦，一摸兜，里面是圆滚滚的枣子。

后来，菱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她离开外婆家，在爸妈身边读书。她不习惯城市的生活，不可以随心所欲地爬树，身边的人总叽叽喳喳，不像老家的麻雀那样安静，她想念外婆，想念外婆家的枣树。菱给外婆打电话，电话里絮絮叨叨，说最近的考试考了94分，说自己学会说“枣”的英语，说外婆我想你，说到最后，是外婆给我留些枣，等我回去吃。外婆笑着说好，菱不用想，就知道外婆的脸会笑得皱成一朵花。

看望的话说了一次又一次，菱迟迟没能回去，再次回去，是菱跪在地上，儿时的恐惧真切地降临。她这才知道悲伤到极致是哭不出来的，心脏疼得只剩麻木。

枣树还留着，外婆说，菱爱吃枣。菱脱掉衣服，独自徘徊在枣树前，她想像以前一样爬到树上，却发现自己因久坐，身体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活，像鸟一样仰望天空的日子，最终还是过去了。可枣树还会一年又一年地结果，掉落的果实腐烂，孕育新的果实生长，代代相继。

我担心自己考不上最好的高中，担心考场出意外，担心自己辜负家人的期望，此时此刻最担心的是睡不着影响明天的考试，可是看着妈妈半睡半醒的眼睛，听着她含混的声音，我只好咽下焦急的眼泪，紧闭着涌上咸意的嘴，摇了摇头。

“是不是太热了？我们换个位置吧。”她翻身到床的里侧，顺手拿过床头柜的扇子，“快睡吧，还得早起呢，我给你扇扇。”

我平躺在床上，闭着眼，感受着扇子带来的凉意，泪珠洒落，把耳边的碎发粘在脸上。听着妈妈均匀的呼吸声，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

我如愿考上了理想的高中。高二的时候妈妈也不在外务工了，她换了工作，去本地一所小学当了保洁员，住在12人的大宿舍，但是有空调。

高一的时候我习惯了周末留校，后来妈妈在身边了，周末便偶尔会去妈妈那儿留宿一晚。妈妈和保安熟识了，带我进去人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大宿舍里的床依然是上下铺的铁架床，妈妈的同事都回家了，空旷的房间却有很多生活气息。我们开着空调，和室外完全不同的凉意让身体都显得轻快。为了不那么拥挤，我们一人躺一侧，我的脚抵着她的脑袋，她的脚抵着我的脑袋，我和她说了新朋友，说学校食堂的饭菜很好吃，也说了语文考了全班第一名，还被老师表扬了。她和我工作地方的领导很好，而且走廊都有空调，干活的时候不热，最后她说：“周末想过来就过来吧，别留校了。”

高二快结束的那个夏天，或许是空调本身就老旧，也可能是使用频率太高，总之妈妈宿舍的空调失灵了。闷热的大宿舍一时半会儿沉静不下来，躺在狭窄的床上我甚至不敢翻身，咯吱咯吱的声音在安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。

妈妈起身去洗了毛巾，给我擦了一把，又把枕头调转到我的方向。她的手伸到上铺堆杂物的地方，从一个小纸箱里摸出了一把熟悉的扇子，一瞬间我好像又回到了中考前的那个夜晚。她坐起身，靠着栏杆，手晃动的幅度那么似曾相识，像铁扇公主一芭蕉扇飞了孙悟空，被逼退的热意逃窜着跑出了房间，我终于安然入睡。

四季更迭，我步入了高三，学业压力、友情交际和对未来的迷茫困扰着我。我变得控制不住情绪，开始频繁落泪，完全不能再接受周末留校。恰好妈妈的朋友租了个小房子，可以周末借住，于是我们又短暂地有了一个避风港。妈妈买了燃气灶和碗筷，每周末我都能吃到想吃的，平时她也经常来学校送饭。从冬天到春天，夏日如期而来，如果说这个小房子有什么不好的，那就是空调再次缺席。夏初的某一个晚上，我侧着身把腿贴着冰凉的墙，可惜没一会儿墙就热了。我只好轻轻手脚地起床洗了个脸、冲了个脚，水滴蒸发带走的热量多少让人舒服一点。走出厕所，我看见妈妈手里变魔术般多了把扇子，看着我，我忍不住站在那里大哭起来。

9岁那年，家里被骗钱，由此背上了债，分离成了很寻常的事。高二妈妈才算真正回到家乡。很多年里我都在自卑地活着，我害怕开家长会，因为我的爷爷得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城里；我害怕班级活动，因为我舍不得拿钱去吃一顿划算的户外烧烤；我害怕夏天，因为潮湿的南方让夏季校服很容易发霉，而我却不舍得再买一件。我听不懂难理解的数学，搞不定复杂的人际交往，也不明白存在的意义。

那一刻，所有的一切都被倾吐出来，我哭得喘不上气，双腿发软瘫在床上。身体内部好像发生了一场洪涝灾害，汗水包裹着整个人。我光顾着哭，已经不记得妈妈的表情，只知道她拿了毛巾替我擦汗，那把扇子不停扇动着，我的心静下来了，停止了哭泣，居然就这么陷入了沉睡。

一周再回家的時候，一开门，就看见正对着床的位置摆着一台塑料袋还没掀开的电风扇，床上躺着两件干净崭新的夏季校服，洋溢着阳光的味道。生命中很多个汗意淋漓的夜晚，那把扇子始终存在，扇走了涌动热意，扇走了痛苦焦虑。酷暑虽难熬，扇子轻摇，爱意昭昭。